

HUMANITIES

AND
SOCIETY



人文与社会译丛

IMPERIAL EYES

帝国之眼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Mary Louise Pratt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杰 方宸 译

刘东·主编 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HUMANITIES AND SOCIETY

帝国之眼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Mary Louise Pratt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著 方杰 方宸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 (美)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Mary Louise Pratt) 著；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4 (人文与社会译丛)

书名原文：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ISBN 978-7-5447-6833-7

I. ①帝… II. ①玛… ②方… ③方…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6448 号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2nd ed. by Mary Louise Pratt
Copyright © 1992, 2008 Mary Louise Pratt
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2-537 号

Copies of this book sold without a Taylor & Francis sticker on the cover
are unauthorized and illegal.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 [美国]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 著 方杰 方宸 / 译

责任编辑 陶泽慧
特约编辑 刘 静
责任印制 单 莉

原文出版 Routledge, 200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2.5
插 页 2 页
字 数 273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833-7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订购热线：025-86633278 质量热线：025-83658316

主 编 的 话

刘 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围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译作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献给我的姐妹希拉、诺拉、凯茜，
以及我的舅婆、姑婆阿格尼丝、玛丽、洛娜、威妮弗雷德、
玛丽、诺尔玛、莫德和珀尔

通过看,你就可以察觉到很多东西。

约吉·贝拉

第一版序言

本书缘起于1978至1981年间,当时我和同事里娜·邦马约尔在斯坦福大学共同教授一门关于旅行书写与欧洲扩张的课程。之后,她转向其他领域,而我则坚持把这个课题做了下来。

本课题研究工作得到多方支持。当初开设的课程,通过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研究计划获得国家人文基金资助。1982至1983年,在国家人文基金的资助下,我得以从事一年的独立研究。1987至1988年撰写本书期间,皮尤基金会、古根海姆奖学金、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为我提供资助。我对各方为我研究工作提供的支持深表感谢。

本书以全球重组和意识形态巨变为其标志性特点。这些变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并持续至今。本书的写作始于痛苦的里根—撒切尔岁月,当时去神秘化帝国主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迫切,也更加希望渺茫。后来,本书的撰写工作一度中断,原因是爆发了目前正在大多数美国大学进行的,有关本科人文学科课程的激烈的机构斗争;确切地说,这些斗争围绕的是教育和官方文化中的欧洲帝国主义、大男子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遗产。因此,本书的撰写一直伴随着与某些意识

形态的持续交锋,而这些意识形态的作用,又恰恰是本书所研究的对象。无论如何,本书的出版适逢哥伦布诞生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在欧洲和南北美洲,人们利用这个机会,重新认识欧洲殖民主义及其造成的种种后果。在官方文化领域,这提供了一个机会,对有关欧洲优越性的赞美叙事(celebratory narratives)加以修正。南北美洲的土著民族觉得,这次五百周年纪念活动是天赐良机,让他们可以坚持一种反历史(counterhistory),重申他们的生活方式,加强当今为争夺地域和自治权而进行的斗争。知识分子响应号召,对他们与知识和权力结构的关系进行界定或重新界定,他们既是这些知识和权力结构的生产者,又是由这些知识和权力结构造就的。在生态浩劫和持续的帝国冒险主义境况下,这场五百周年纪念活动凸显了以领土和全球占有欲为特征的欧洲意识形态所运用的巨大历史力量,而这些意识形态正是本书的批评焦点。

这还是一本由英裔加拿大移民撰写的书。对我来说,20世纪60和70年代走向世界,目的是使得自己在美国教书、生养、写作、成熟以及与伴侣的生活得以持续。这些年来,我的心智、幸福、学识要归功于许多人,没有他们,这本书的完成也许会更晚(难有任何优势可言),这些人包括:斯坦福大学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系以及现代思潮与文学课题的研究生们,参加拉丁美洲和文化研究团体举办的妇女与文化研讨班的同事们,我亲爱的孩子萨姆、曼纽尔和奥利维娅,我的伴侣和极珍贵的对话者雷纳托·罗萨尔多。感谢琼·佛朗哥、凯瑟琳·纽曼、埃德·科恩、里娜·邦马约尔、南希·多纳姆、吉姆·克利福德;感谢他们与我的交谈以及对本书部分章节提出的意见,不过最重要的是感谢他们永恒的友谊。感谢哈丽雅特·里特沃和比森特·拉斐尔,他们给予我慷慨无私的帮助,不仅通读本书各章,而且还提出许多有益意见。朱迪思·赖斯基、伊丽莎白·库克、戴恩·约翰逊是我的研究和编辑助手,

他们工作勤奋,富有想象力,其程度超过我的奢望。我很感激他们的帮助。

本书所有内容都未曾以书的形式呈现过,但是某些部分的较早版本曾以论文形式发表,分别见于: *College Literature* (8, 1981); *Escritura* (7, 1979); *Georgetown University Roundtable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982); *Critical Inquiry* (12, 1985); *Nuevo Texto Crítico* (1, 1987); *Inscriptions* (1, 1987); 以及 *Writing Culture* (eds James Clifford and George Marcus, Berkeley, California UP, 1986); “Race,” *Writing and Difference* (ed. Henry Louis Gates, Chicago, Chicago UP, 1986); *Literature and Anthropology* (eds Jonathan Hall and Ackbar Abbas, Hong Kong, Hong Kong UP, 1986)。

1992年于帕洛阿尔托 xii

第二版序言

《帝国之眼》被认为是一种智性努力的组成部分，旨在将殖民、新殖民、非殖民形态的帝国主义所产生的作用呈现出来，供人们进行反思和改造。这种努力是要松动帝国主义对想象和知识的控制，并创造更好地了解这个世界并生活在其中的空间。过去五十年间，数代学者和艺术家一直在从事这种努力。它也一直是智性生活的核心关切。

世界当前的状况很难对这项事业是否成功做出肯定性的结论。帝国思想继续自我更新，并以极大的适应力发生变化。今天的帝国之眼盯着那些“欠发达的”空间，寻找工业外包场所、转基因单一作物种植园、有害废物倾倒地。¹老调总是重弹。2003年初，乔治·W. 布什总统对美国军人说，他派他们去伊拉克，“不是为了征服任何人，而是为了解放人民”；他实际上是在重复1917年3月占领巴格达的英国将军斯坦利·莫德爵士说过的话：“我们的军队不是作为征服者或敌人，而是作为解放者进入你们的城市 and 国土。”²英国军队于1958年撤出伊拉克，那一年，布什十二岁，而萨达姆·侯赛因则是二十一岁。萨达姆·侯赛因由与英国人做斗争的叔父抚养成人，当时已经加入反抗英国占领的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马上就要进入第四个年头。

我有幸以更新和扩充的形式重新出版《帝国之眼》。感谢读者提出建议发行新版,并讲明要这样做的原因。他们的慷慨之辞,加上“导论”中描述的一位使者的神秘抵达,让我克服自己虔诚的顾虑,不再担心同事和学生们不得不再次购买这本书。我还要感谢斯坦福大学的罗伯特·赖克教授,他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一个小阅览室里发现原稿后与我取得联系。当时为了这些手稿,我已经寻找了十五年。

第二版最大的改动是最后新增加的一章,这使得本书第三部分比原来有所改善。这一章“在新殖民地: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有两部分。第一部分研究20世纪现代主义美学和新殖民主义,聚焦于20世纪20到40年代西班牙语美洲以及巴西的一些作家。第二部分反思当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阶段的流动性,在最初撰写这本书时,这种全球性的轮廓才刚刚进入人们视野。我考察新式的流动性,比如从前殖民地 toward 宗主国的反向流散和旅行档案的新循环。在一些读者建议下,本书的“导论”部分实质上重新撰写,其目的是使之更容易理解。新增有几幅插图。 xiii

1998至1999年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社会人类学高级研究中心(Centro de Investigaciones y Estudios Superiores de Antropología Social)的一年,是我思考现代性、迁徙和许多其他问题的一次重要机会。第十章的初稿写于在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的一年期间,其中有些部分早先出现在Mabel Moraña, Enrique Dussel and Carlos Jauregui (eds) *Coloniality at Large: Latin America and the Postcolonial Debate* (Durham: Duke UP) 中。它还将出现在本书新的西班牙语版本中(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1992年版的“序言”中提到的

那些孩子们，如今已经长成聪明的年轻人，能够对我的书稿提出批评。令人惊奇的是，雷纳托·罗萨尔多依然是我最珍贵的对话者。“第一版序言”中提到的朋友仍然如故。万分感谢他们所有的人，感谢每天迎接我的纽约市那浓厚的生命力。

目 录

第一版序言	001
第二版序言	004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001

第一部分 科学与情绪,1750—1800

第二章 科学、行星意识、内陆	019
第三章 叙述反征服	048
第四章 反征服之二：互惠的奥秘	088
第五章 性爱与废奴	111

第二部分 重构美洲,1800—1850

第六章	亚历山大·冯·洪堡与美洲之重构	143
第七章	重构美洲之二:资本主义先锋与女性社会探索者	184
第八章	重构美洲/重构欧洲:克里奥尔人的自我塑形	222

第三部分 帝国之文体学,1860—2007

第九章	从维多利亚湖到圣萨尔瓦多喜来登酒店	261
第十章	在新殖民地:现代性、流动性、全球性	297
注 释		324
索 引		360

第一章

导论：接触地带的批评

我生长在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个叫利斯托尔的农场小镇。在镇子主要路口的一角，有一家利文斯通医生经营的杂货店。利文斯通医生是由药剂师改行做的杂货店主。不过对孩子们来说，他的杂货店首先是个能够买到恶作剧道具的地方。有时利文斯通医生会用这些道具对你开玩笑，特别是在利文斯通太太没在店里的时候。比如，正是通过利文斯通医生，我见识了种种神奇之物：滴水杯、喷水指环、中式手铐、突然夹住你手指的假果汁口香糖包，还有1955年左右利文斯通医生偷偷给我弟弟和他朋友的一件令人恐惧的新玩意儿——塑料呕吐物。有一天，他将一张笔迹褪色的纸装在一个相框里，说那是他一位曾在非洲当过著名传教士的大伯写的信。当时，我无法确定他说的是真是假。只是在主日学校请教过萝克西·埃利斯小姐（她本人原来也是传教士）之后，我才把这件事当真。“我们的”利文斯通医生，乃是非洲那位“真实的”利文斯通医生的大侄子。20世纪50年代，加拿大英语区仍然处于殖民状态：现实与历史在别的地方，在英国人身上体现出来。

那封褪色信上的名字，带着其殖民的羽毛伴随着我。人们铺设里斯托尔的排水沟时，决定将所有街道的名字也加以升级。我们的街道由拉格伦街改成利文斯通大街。这个镇子的名字，是一个世纪前邮政局长依照他妻子在爱尔兰的出生地取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妹妹在非洲也偶遇了那段历史。在内罗毕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大厅，她见到了朱迪思·里斯托尔夫人，一位七十多岁的女探险家。里斯托尔夫人长得瘦长结实，但身无分文、性格古怪。她反感于旅馆的费用，对使用她名字的那个加拿大乡镇几乎毫无兴趣。那之后过了几年，我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调研时，偶然发现朱迪思女士写的一本书。我妹妹遇见她时，她一定刚写完那本书——戴维·利文斯通的传记。我不知道朱迪思女士的情况怎样，不过我母亲是在里斯托尔一个名为利文斯通庄园的养老院安度的晚年。“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们，团结起来！”我父亲一生都热情地忠实于那个怀旧的新帝国主义口号。即便是在他们变更了他街道的名字，我妹妹从内罗毕返回之后，他也从未承认过他们已经团结起来，或者至少口头上在全球范围内团结一致。利文斯通，里斯托尔，利文斯通。这些音节贯穿于我们的生活，凭借重复那些相距遥远、不连贯、非真实的事物串联起来。帝国就是这样让世界对其属民具有意义，就是这样将自己编织进日常生活。在我生活过的里斯托尔，帝国将我们变成某种历史的一部分，这种历史却是在别的地方被人们而不是我们创造的。与此同时，当谈论非洲时，我们就知道自己是谁了。主日学校传教士的故事，将种族区分植入我们的想象之中。把我们变成帝国的属民，给予我们在帝国秩序中的地位，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这个故事还有续集。2006年夏，就在我考虑是否继续出版新版的《帝国之眼》期间，我在休伦湖畔我们家的村舍里住了些日子。邻居过